

市

CHEHUO

车 祸

胡 彬 著

中国大陆第一部汽车文化小说
演绎汽车大潮背后缤纷而又苦涩的生活画卷

车 祸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CHEHUO 车 祸

胡 彬 著

中国大陆第一部汽车文化小说
演绎汽车大潮背后缤纷而又苦涩的生活画卷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车祸/胡彬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7.7

ISBN 978-7-5396-2880-6

I. 车... II. 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7101 号

车 祸

胡 彬 著

责任编辑:岑 杰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上海长阳印刷厂

开 本:640×975 1/16

印 张:24.5 插 页:2

字 数:250,000

印 数:10000

版 次: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5396-2880-6

定 价:33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小说梗概

农村青年刘家福离家出走，来到南方的天堂市打工谋生，阴差阳错，被一家个体汽车修理厂招去当了学徒，从此，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，生活变得天翻地覆。他勤学苦干，从最初给人打工，发展到有了自己的修车行和自己的汽车，伴随着汽车大潮铺天盖地滚滚而来，他的事业蒸蒸日上。

由于汽车，刘家福在天堂奇遇不断，认识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人物：开自驾车公司的美女桃子、因车祸受过伤的女大学生丰波、冷嘲热讽又仗义直言的汽车记者四哥，以及形形色色的有车族。香车美女招摇过市，私家车协会、汽车俱乐部、汽车影院、专为有车族开设的“海景宝贝”泳装餐厅相继出笼，汽车文化炫耀着挺进了中国人的天空，传奇般的生活一幕接一幕。

与此同时，汽车带来的噩梦迅速笼罩了整个天堂——堵车、交通瘫痪，城市的效率降低；汽车占据了大量空间，人被挤到一旁无路可走；环境恶化，城市变成油污和废气的俘虏；油价不停上涨，车主们人人自危；事故、车祸接二连三地发生，越来越多的生命葬身轮下……在追逐汽车的“新长征”中，人性被空前扭曲，人的生存环境、生命价值和社会风气急剧衰落。

这一切，使刘家福对汽车由最初的狂喜转为深深的恐惧。他在天堂结识的很多人相继在车祸中死伤，他本人也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一条腿，成了用假肢走路的残疾人。这还不算，直到有一天，他挚爱的妻子和儿子也加入到那个阴沉沉的死亡队伍中，让他痛不欲生……

汽车，造就了刘家福这个农民后代的都市生活和梦想，转眼又活生生地、彻底地毁灭了它们。

一场台风过后，刘家福抛弃了汽车和修车行，默默地告别了天堂，他决定独自到乡下去，种田养老。

小说人物

- 刘家福**：到天堂市谋生的农村青年，从打工仔发展为修车行老板，但亲朋好友陆续在车祸中死伤，本人也因车祸致残，最终决心告别天堂和汽车，去乡下种田养老；
- 丰波**：女，天堂大学毕业生，曾被汽车撞伤，因一次奇遇跟刘家福相识相爱，共同创业并结婚生子，后与儿子一起在重大群体车祸中丧身；
- 桃子**：女，因追求感情而失落于天堂，不甘沉沦，创建自驾车公司，是刘家福的知音和支持者，后死于酒后驾车；
- 四哥**：天堂晚报汽车专版记者、评论员，横眉冷对汽车潮，仗义执言揭黑幕，后遭厂商报复，死于蓄谋的车祸；
- 高迈德**：年轻的老外，来华做残疾人课题调研的人类学博士，刘家福和四哥最好的朋友；
- 林警官**：天堂市交警支队领导干部，业余时间经营多种与汽车有关的生意，后遭竞争对手制造车祸撞伤，又因涉嫌腐败被双规；
- 老爸**：刘家福的父亲，伤残退伍军人，多年不务正业，惹是生非，成为刘家福的“天敌”；
- 家禄**：刘家福的弟弟，高考失败投奔天堂读书，因无照驾车屡屡闯祸，后因酒后驾车、违法超车致女同学死亡，被依法追究；
- 水根**：刘家福的同乡，善于投机钻营，由打工仔摇身变为交通协管员，在一次停车纠纷中故意驾车撞人，造成严重伤亡，被严惩；
- 黄老板**：刘家福最初的老板，发达美梦未果，因故破产后，从头为刘家福打工；
- 小翠**：女大学生，汽车模特儿兼泳装餐厅“宝贝”，后成为汽车销售经理；
- 路虎**：一条遭人遗弃的小狗，被刘家福和丰波救下并收养，后知恩图报，多次舍身救主人。

楔子

当夜幕降临、天堂城里的警车和救护车呼啸声再次连番响起时，远在郊外乡下的刘家福既心有余悸，又暗自庆幸。他搜肠刮肚寻思了半天，头脑里还是一片空白，想不出这回惨死在车轮下的又会是哪一个人。他在天堂所有的亲人和熟人接二连三都已死去，要不就是闯大祸坐大牢，反正一个也见不到了，那以后车祸仍旧接连不断，但肯定都是不相干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他再也不用三番五次赶到天堂殡仪馆，经常跟在一大群人后面装模作样悲痛欲绝了。

从汽车中走出的刘家福，如今已是一身轻松、万念俱灰。几年前，是汽车把那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他，从北方乡下拉到沿海的天堂来，他一个外出求生的农民工，鬼使神差一般，先后成了汽车的仆人和主人，还闪电般地有了房子、妻子和儿子。可是转眼间，汽车又摧毁了这一切，断送了他妻儿的性命，又断送了他的一条腿。他被迫逃出天堂，几乎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。

作为一个幸存者，一个走投无路、靠假肢才能行动的残疾人，刘家福告别了都市和汽车，躲到天堂远郊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里，过起了小心翼翼、与世无争的生活。这村子他以前来过一趟，寂静而又安详，村里还有好几个残疾人，整天游手好闲、自得其乐，这让他有一种回到故乡的亲切感觉。他甚至丢下了昂贵而又做作



的假肢，借了农民兄弟废弃的拐杖来走路，觉得还挺不错，比那假模假式的高科技假肢更适合村路。

从两手空空的打工仔，变成有房有车的城里人，再又变为一无所有的逃亡者，这都是几年间发生在他刘家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。在他看来，这几年的经历就像神话片，就像变戏法一样离奇，虽然这一切都已实实在在地发生过、体验过了，但直到今天他还不太相信这是真的。

因为汽车，他刘家福只用短短几年时间就走完了一生的路程。对他来说，所谓汽车时代，不过是疯狂与血腥的时代，是家破人亡的时代，是幸运儿和丧家犬交相更替的时代。他好歹算是逃出来了，那个车水马龙、杂乱无章的天堂没什么需要他挂念了，只是天堂传来的警车、救护车声还是不绝于耳，尽管那声音不像在跟前听那么吓人了，它们飘忽不定，十分遥远，但每次仿佛都在刻意提示他，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死于非命。

也就在这天下午，已经送给别人的路虎不知怎么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，这让刘家福大吃一惊。路虎不过是半路捡来的一条土狗，却像一个死心塌地的忠诚卫士，几年来一直无怨无悔地跟着、守护着他，死都要死在他身边。路虎不光有惊人的记忆力，还有超常的嗅觉和想象力。这不，相隔几十公里，谁也没跟它说过刘家福的去处，想不到它竟然能那么大老远找到这儿来。

路虎失而复得，引发了刘家福对天堂岁月的深刻回忆，伴随着远方隐隐约约的警笛声，所有发生过的一切又浮现在眼前，一幕接着一幕。

.....

01

四天三夜，长途汽车上的日子就跟坐牢差不多。

比坐牢还不如的是，这辆长途车又老又破，四处漏风，却像发疯的公牛一样，一路吼叫着、颠簸着、颤抖着，左摇右晃横冲直撞，没日没夜玩命狂奔，让车上的几十个人时刻提心吊胆。只有到了吃饭兼上厕所的时候，乘客们才能下去活动一会儿，让身体直立片刻，找回一点做人的感觉，其余绝大部分时间，他们就如同沉闷的货物，不声不响，缩成一团，被这个疯狂的大铁罐子往远处搬运。

为了逃避路上交费，跨省的长途客车、大货车好多都不敢上高速公路，而是在牛羊当道、人车混杂的老路上行驶，虽然也够轰轰烈烈，不时出现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实际上折腾一天也跑不了多远。这趟车预定的行程是两天两夜，可路上单是堵车就占了近一半工夫，抵达终点的时间不得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拖延。

刘家福窝在双层铺位的上面一层，看着同车的乡亲们一个个灰头土脸、面无人色，他估计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说是乡亲，其实他谁也不认识，只不过一块儿上了车，要去同一个地方罢了，那地方有个诱人的名字，叫做“天堂”。

“天堂”当然在南边。可是越往南走，天气就越热，好像真的离太阳越来越近了。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，胡乱堆放在枕头下和



身体上，散发着家乡冬天里那熟悉的酸臭味道。

长途车由两个壮年司机轮流驾驶，通常是一个开车另一个睡觉。碰上路面混乱的时候，那个该睡的睡不着，就拿起副驾驶席前面备好的一根大铁棍，将它伸出窗外一通挥舞。那大铁棍有两处用途，一是对付沿途可能出现的车匪路霸，或其他各种恶人；二是遇到要超车时前面的车不让路，就用它来开道。打架的事经常发生，不管路上有什么争执什么摩擦，直接就拿着铁棍冲下去，没什么道理可说，只看谁更横，谁横谁就占上风。有一次，大铁棍挥舞了半天，前面的一辆农用车终于让了道，长途车超过去后却又停下来挡住农用车，两个司机拿起铁棍下去狠狠地“教训”了农用车司机一顿，直到那司机用衣服蒙住脑袋，两个人才回到自己车上继续赶路。

四天三夜，一路上穿过好几个省，窗外的风景从白雪茫茫变成绿野葱葱，可这些丝毫打动不了车上一心赶路的乡下人。直到又一个清晨来临，车速突然放慢，那蓝色的大海和银色的海岸扑到眼前，大家的眼睛才“刷”一下亮了起来。

不错，他们日夜奔波、千辛万苦要去的那个地方——天堂市，总算到了！

一车人争先恐后地下车，就像刚刚刑满释放的罪犯一样。

刘家福也从上铺爬下来，发现自己浑身酸痛，两腿松软无力，几乎要摔倒在过道上。他撑着下铺的扶手重新站稳双脚，然后才拿好行李，歪歪倒倒下了车。

这是他有生以来走过的最遥远、最漫长的路程，比他二十多年走过的所有路程加起来还要长。在做出这次离家出走的大胆举动之前，他最远就去过老家那个县的县城，那儿是全县的首都，有很多做官和做生意的人，满街都是酒味和没吃完的剩菜味儿。尽管县城离他们村不过十几里地，却好像是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只能偶尔参观、没有资格逗留的世界。这回可不同了，县城的车站不过是起点，目标则在几千里外的“天堂”。随着长途汽车越开越远，刘家福也越来越清楚，他已经踏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，路

那头是福还是祸，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底。

背井离乡，告别贫穷无望的家园，到遥远的地方去闯荡，去寻找一个能够靠力气吃饱饭的地方，这是老家刘庄大部分年轻人唯一的梦想。这股风早在刘家福读初中时就刮起来了，当时村里一下子少了很多，那些正值出体力干重活年纪的男男女女们，忽然间都不见了。到了刘家福在镇上读完初中，家里不让他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他才弄明白，原来那些人都是到外面找活路去了。

活路肯定在很远的地方，来回都要长途跋涉。每到过年那几天，出去的人会回来一部分，女的花花绿绿，男的也趾高气扬，还抽起了硬盒装的香烟，一个个人五人六的样子，好像比县城里那帮家伙还要牛。

从那时起，走，这个念头也开始降临到刘家福的脑海中。

但他是家里三兄妹中的老大，虽说骨头还没长硬，却已成了主要劳动力，不能想走就走。老二家玉是个丫头，还干不了多少活。在家福五岁那年，瘸腿的老爸也不知哪来的劲头，又弄出个老三来，取名家禄。同是农村人家的男娃，但家禄生得眉清目秀、乖巧伶俐，慢慢就被爹妈视为掌上明珠。在家福初中毕业、妹妹家玉刚读完小学那年夏天，老爸悍然宣布，全家要集中财力供家禄读书，家福、家玉都别再浪费钱了。按乡下惯例，既然不再上学，刘家福就该全力承担起老大的义务，要操持田里和家中的一切活计，还要在老爸醉酒胡闹、赌博输钱、生病卧床或外游不归时挺身而出，充当家中的顶梁柱。

很小的时候，刘家福就注意到自家门头上挂着一个退了色的牌子——“光荣之家”，由此知道老爸是退伍军人，上过越南，右腿受了重伤，据说那不是被敌人的枪炮击中，而是凯旋之夜急行军途中被自己部队的汽车撞到，就这样成了一个终身的瘸子。但刘家福从未感觉到这个家什么光荣之处，每个月仅有的一点补贴，也都被老家伙一人独吞了，从没有贴补过家用。“这是老子用一条腿换来的，你们谁也别想沾光！”老爸不管跟谁说话都自称“老



子”，包括跟他自己的老婆、自己儿女的母亲也不例外。在刘家福的记忆中，老爸不过是个十足的酒鬼加赌徒，除了喝酒、赌博、在家打骂老婆孩子、在外惹是生非以外，没见他做过什么正经事。本来就穷的一个家，由着老家伙多年糟蹋，早就跟猪圈差不多了，差的是连一头猪也养不大，常常是刚长出几斤肉就被老爸拿出去还赌债或者换酒喝了。至于老爸对刘家福的“教育”，没别的，就是拳头加棍棒，随时随地从天而降，不需要什么理由。

也难怪，当初爹娘给他取名“家福”，就是指望他给这个家带来好运，可他不争气，没完成这个规定的任务。随着老二、老三相继到来，都要吃饭和上学，家里的情况反而一年不如一年。于是，挨打就成了刘家福的家常便饭。老爸不愧当过兵，尽管跛了一条腿，打起人来还是异常凶猛，视儿子如仇敌一般，动不动就让他跪在地下，或干脆把他吊在树上，拳脚相加还不过瘾，少不了要用棍棒、扁担补充一阵。自从老三家禄受宠以后，刘家福挨打的频率更高、力度也更大了。多病的老娘以前时不时还出来拉扯一下，后来见阻止无效，干脆也不再管了。事实上老娘也经常挨老爸的打，但在对家福“不争气”这个问题上，娘和老爸高度一致，不会用心来保护他。有一次刘家福的鼻子被打破了，血流得满嘴满下巴都是，老爸这才有点看不过去，回厨屋里拿了一个大瓷碗出来，接了大半碗血，然后又举起棍棒，逼着他当场喝下去。

在拳脚和棍棒下长大的刘家福，身体却还算结实，手臂和肩膀上，一块一块的肌肉还挺突出。老爸认为这是他的功劳，每当有人夸奖家福的体格和耐力时，老家伙就自豪地说：“那有什么，还不是老子打出来的！”

几年过去了，刘家福一直默默地预谋着远走高飞。对他来说，走是迟早的事，只是从没有跟爹娘说过，也不打算说。他是家里的长工，要是说出来肯定就走不成了。

就在一个月前，远在天堂打工的水根来了一封信，说那边有工地要人，叫家福赶紧过去。水根是同村乡亲，又是刘家福初中

时的同学，他这封信让家福下了最后的决心。

“爸妈，我到天堂去了。你们自己保重，别找我。”

天还不亮，刘家福写下这么个字条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放在老爸经常吊打他的那棵树的树杈上，然后就上路了。

出来时老家还是冰天雪地，可这天堂却热得不行。一眼看去，尽是短袖衫和五颜六色的裙子，水果摊上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。怪不得叫天堂，原来冬天也有西瓜吃，又省了不少买衣服、买被子的钱，人要活命就容易多了。

同一个地球、同一个国家，区别这么大，真想不到。

走出车站大门，一眼就看到水根在外面朝他招手，刘家福心里一下子踏实起来。水根来这里打工快两年了，混了个蓬头垢面，一点不像发了财的样子。

刚见面，还没寒暄几句，水根就对刘家福说：“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刘家福紧张地问。

“咱们先回去吧。”水根帮他提起一件行李，“回去再慢慢说。”

刘家福跟着水根坐上一辆摩托车改装的小三轮，大路不走，专门从小街小巷里钻来钻去。水根说这种车不准进城的，只能在长途车站附近偷偷拉客。

三轮车七拐八弯，又穿过一段沙土路，最后来到一幢盖了半截的大楼旁。

这是一排工棚，是用竹竿和油毡搭起来的简易房，没有窗户，一进里面就黑糊糊的，只隐约看见有很多床铺并排摆开，床上清一色的只有席子和枕头。

水根领着家福，在众多床铺中找到自己的那一张，“你先跟我在这儿挤挤吧。”

待刘家福在床铺上坐下，水根才一五一十说出那个不好的消



息：原先老板又拿下一个新工地，需要添加人手，他才写信让刘家福过来的，可谁也没料到房子突然卖不动了，开发商拖欠老板的施工费，老板周转不过来，新工地只好暂停了。

“我前两天才听到这个消息，可你已经上路，再写信也来不及了。”水根说，“不过你早晚要出来的，既然来了，就先在我这住下，过些日子再看看情况吧。”

“哦。”刘家福应了一声，只觉得头脑发木，一时无话可说。

“出来混也不容易，我这两年可没少受罪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水根叹口气又说，“干建筑活很危险的，这个工地半年里就摔死了两个人。死就死了，老板花一点钱就能摆平，跟没事一样。而且，老板平时神出鬼没，一到该发工资时更是不露面了，半年前的工钱能领到就算不错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不过话说回来，不管怎么样，也比在家半死不活地憋着强。”

刘家福坐在水根的床铺上，半天还是不说话。他倒不怕受罪，出来前就下过足够的决心了，不就是出苦力、被欺负，大不了再加上挨骂、挨打吗？那有什么啊，又不是没挨过。可是看现在的样子，连受这些罪的机会也不是马上就能找到。过些日子再说？那可不行！这么远跑出来，他带上了二十多年来所有的个人积蓄，可车票加路上吃饭已经用完一半，凭他剩下的盘缠，在天堂这样的地方肯定撑不了多久。再看看水根的实力，要靠他帮忙估计也没有多大指望。

“别灰心，我刚来的时候还不如你呢。”看刘家福难堪的样子，水根安慰他说，“我再帮你继续打听，你自己也出去跑跑看，碰碰运气吧。”

遥远的异乡，陌生的天堂，高傲的城里人，车水马龙的都市。一只鸟儿大老远地飞来了，这儿会有一个着落吗？这就是刘家福将要面临的全部问题。

「02」

按照水根的建议，刘家福到外面四处转悠了两天。他发现，天堂这地方那种盖了一半又停工的楼房特别多，都在等着用人家买楼的钱来盖下一半，没人买就只好先撑着。就这样，那些工地前排着队找活干的人还是不少。他想起水根的话，没敢再上去凑那个热闹。

送快餐、送矿泉水、送牛奶、送报纸的倒是有几处在招人，但都要先交押金，还要另外交钱做体检、买服装、地图、自行车什么的。刘家福算了一下，他身上的钱还不够添置那些行头，只好闪开。

天堂人说的是另一种话，完全听不懂。好在北方人也不少，那些出力气、做苦工的好像都是外来的，本地人要想找人干活，就得勉强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外地人交流，因此刘家福也将就着能听明白。

在一个露天的、跟乡下人赶集相似的劳务市场里，刘家福被两个人看上了。他们把他拉到一个设在附近小旅店里的“公司”，老板告诉他，只要交一百块钱，马上就能给他安排工作。家福正要掏口袋，却见到早先交过钱的一个人又吵闹着回来了，说这里介绍的工作是假的，根本没那回事。老板说：“那就接着帮你找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”那人不干，坚决要求退钱，老板又死活不肯，



双方越吵声音越大。刘家福趁乱连忙溜出来，走了老远心里还“怦怦”直跳。

半路上，遇见一辆脚踏车斜靠在路边的树旁，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蹲在地上焦急地捣鼓着什么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车链条脱落了，女孩子折腾不好，急得直甩手。刘家福看不过，就上去帮了她一把，他右手捏住链条，左手抓起脚踏往后倒转，一下就弄好了。

“谢谢叔叔，我回家了。”小女孩起身道谢，并递来一张柔软精致的白色纸巾让他擦手，然后就骑上车子远去了。

刘家福擦掉手上的油污，感觉心情舒畅了一些，头脑里也豁然明朗起来。

回到工棚，见水根正在门前等他。

“怎么样家福，找到能做的事没有？”

沉默片刻，刘家福才张口说：“不找了。我想自己干，摆个摊子修自行车，你看行不？”

“得了吧！你没看到这个地方自行车很少吗？天热，雨多，除了学生和我们这样的民工，没几个人骑那玩意儿，你要干那个连饭都吃不上。”水根一口气堵住了家福的梦想，“再说，你还不知道这里的城管有多厉害，他们三五成群，一天到晚满街转，见到挑担子摆摊子做小生意的，上去就打，一打就是一条街。你去摆个修车摊试试，非给你砸个稀巴烂不可，有什么值点钱的东西也全都没收，让你血本无归。”

刘家福倒吸一口凉气，愣住了。

“我倒是有个不坏的消息。”水根又说，“今天有个老板来这儿找小工，别说，这个跟你的想法还沾点边儿。”

“什么小工？”刘家福急忙问道。

“修汽车。”

“什么，修汽车？我？你别瞎掰了！”

“不是瞎掰，人家真需要。”水根认真起来，“不过要先当几个月学徒，没有工钱，只管吃住，所以我们这里没人想干。你刚来，

工作难找，我跟那老板介绍过了，他说可以试试，就不知你愿不愿意了。”

“我根本不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没关系，那老板说，只要人勤快、肯干就行，别的一学就会。你先考虑一下吧，去不去明天再说。”

这一晚，刘家福心里七上八下，身体也辗转反侧。水根的话虽然轻松，不过这么大的事还是太吓人了。这辈子他只碰过马车和脚踏车，修理汽车，连做梦也没敢梦到过。可眼下是在天堂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难有出路，既然人家不嫌弃，死活也只好去试一试了。没有工钱也罢，总好过赖在水根这儿坐吃山空。

第二天是星期六，问过刘家福之后，水根就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：“黄老板，昨天我说的那个人，他想去你那试试看。”

黄老板说，他一会儿刚好要路过这里，让他们等着。

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来到工棚附近的空地上，水根和刘家福已在这里等候。车里的人没下来，只是将驾驶室的窗玻璃落下，上上下下打量了刘家福一阵，然后就招呼他上车。

见刘家福没敢动，水根说：“没事的，我陪你去。”他打开车门，和刘家福一前一后钻进了汽车的后排。

“咦，怎么是你呀？”坐在前排老板旁边的小女孩一回头，惊奇地问道。

刘家福一愣，这不是昨天路上自行车出毛病的那个女孩吗？真够巧的。

“你们怎么会认识？”老板的口音一听就是本地人，普通话不太利索，但人显得很精干。

“爸爸，他就是昨天帮我修单车的那个叔叔。”

“哦？不错嘛。”听女儿这么说，老板又回头看了看刘家福，似乎对他有了些好感。

“这是黄老板。”水根两边介绍起来，“这就是我那个老乡，他刚来几天。”



当黄老板再次回头时，刘家福不打自招，心虚地坦白道：“我从来没有碰过汽车，自行车也是瞎掰乎的，没学过。”

“哈哈，够诚实的，不错！”老板大大咧咧地鼓励了一下，“其实都差不多，只要你敢碰、肯学，一样能做好。怎么样，现在就跟我去看看？”

刘家福和水根就坐在车上一块儿去了。

这是刘家福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小轿车，浑身上下都不自在，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坐进来。好在前面的小女孩不时回头跟他说句话，让他缓解了一些紧张感。

有钱人真会享福啊！小汽车里面原来这么干净、这么精致，跟长途汽车大不一样！难怪城里人都争先恐后往小汽车里面钻，真舒适啊，如同进入了自家的安乐窝一样，外面的炎热、风雨、灰尘、噪音，统统都不见了。

小轿车在城郊结合部的马路边停了下来。下车后，刘家福一抬头就看到大大的招牌：“顺达汽修”。水根在旁边捶了一下刘家福的肩膀，悄悄地对他说道：“你小子运气来了，不信等着瞧。”

黄老板带他们到里面参观了一番。说是修理厂，实际就是一座高高大大的房子，房子里停着好几辆正在修理的汽车，有的在地上，有的悬在半空中，七八个工人围着一辆辆汽车，不紧不慢地干着各自的活。刘家福注意到，工人们都很年轻，一个个也是蓬头垢面，再加上满身油污，他们显然不像是本地人，倒跟他和水根差不多，都是来自外乡的农民后生。由此，刘家福心里陌生和畏惧的感觉又减轻了不少。

大房子一侧有个方方正正的、比汽车还大的蓝色箱子，那是烤漆房，也是这个修理厂最值钱的设备。“不管多旧多破的汽车，进去一趟，再出来又变成崭新的了。”黄老板自豪地说。过了烤漆房，再往里有一排简陋的小房子，第一间是老板的办公室兼会客厅，家福在门口看到了墙上挂着的营业执照，上面有老板的姓名：黄亚球，企业性质为“个体经营户”，注册资金是人民币八万元。刘家福第一次见到用“球”做人名的，心想南方人就是不一样，